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

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

其知時候唯納徵川元種束帛儷皮元種取其順天地也儷

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鄒本納幣不重

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

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

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

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
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
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

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楚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
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候
○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擊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
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
親迎禮云主人指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
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誰雛鳴雁傳
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
爲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
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
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
用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
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
舒雁則無所取矣蓋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學當用雉而雉
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
麗皮○釋文麗皮本又作麗皆禮云納徵元纁束帛麗皮如
納古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
禮納徵也十爲束貴成數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
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
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
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
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

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
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
蔡氏德晉云納徵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
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
元纁束帛鹿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
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法天纁二法地也沈
氏形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兩兩五兩兩兩然則每端二
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兩五兩兩兩故十端也又
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
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
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
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
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
莫不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幣以元纁重昏禮使
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
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
也然則元爲陽而纁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縮縮云緇緣
者象陽氣下施是纁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箱之事雜五色東
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
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
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緇則諸色潛藏獨
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

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舍諸其中故禮服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兩陰兼用元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端元裳乃服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纁也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僦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僦兩也飲東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僦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備賓束帛僦皮注僦皮兩鹿皮也古文僦爲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從鹿兩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誰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僦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納離不貸注離讀如僦偶之僦兩鹿者上昏禮注云麗兩也春扶物曰鳥獸猶不失儀是儀爲兩也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鹿鄭本作僦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僦爲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

其羽皮後墜有作治其麻絲
以爲布帛卽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

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

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

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

徵解曰吾子有嘉命祝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婿名也下某者婿父名也下次某者使

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脫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

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

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也下二十三年

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

○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譏

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

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

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

淫爲重也殺梁注云公母喪未再葬而國婚傳無義文但讓
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魯
疏云卽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
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
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

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卽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

疏

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殺梁疏引徐邁

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卽桓六年

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
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
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

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

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稱

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

左傳所謂凡蔣邾茅祭周公之允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

祭叔天子寔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

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

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

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

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

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

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

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讓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

稱使絕莊公注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

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

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

也問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因不至

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天子不能

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下聘

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

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喜逆經於幸渠伯糾來聘仍叔之

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

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

皇青堅序黃扁公羊義疏二十三

聘小人而已
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

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
日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

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

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

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

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

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

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

經與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益以觀齊女

也穀梁曰非常日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
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棟案左傳襄
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車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
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
曰以是爲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

以社爲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濱春秋者疑之未得其
說墨子曰燕有祖齊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
而觀也蓋燕祖齊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
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與女合會於溱
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
又云王里國中里徽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
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
謂之士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云王者
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
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祭也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
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有子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
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上公社許
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句龍爲后土是上公社許
地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句龍爲后土是上公社許
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道謂社
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五土之神道謂社
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饒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
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
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
若是地應言定地而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
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地位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

故云列地利蕭又難鄭云祭天牛角而冕祭社稷而用特牲祭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而用特牲祭用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貨事之故牛角祭是地之別體有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既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蕭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可龍更無配之也又云公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正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性也蕭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辨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配社也蕭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土公不言責地元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土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

地祇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祇也

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注云社祭地祇也

社請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在廟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或云與太社

同處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借田王所自祭以俱

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

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

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

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

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

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

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

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

大宰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

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為一牢天子

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

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

地元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禮牧人云陰祀用豕注陰祀

道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

据上稱州疏

注据上稱州○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

也

始能聘也

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

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

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繁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符再范

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

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繁露觀德云

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

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闕本

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

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

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一此

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

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

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

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

疏注据公至朝公○卽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公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

在外也

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疏穀梁傳曰

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是青淫解員屬

公羊義疏二十三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
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
也交讓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
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
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

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

制也禮天子斲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礮之不加密石

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

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
臺新延殿譏魯溢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
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
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程程卽楹也爾雅釋宮
其上楹謂之棖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

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椳釋名又云椳儒梁上短柱也○注丹之至
則楹有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
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栿非
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
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栿丹楹也本非
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
嫁娶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
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席于廟與東
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禘時哀
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栿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
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
江氏鈔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
祭于禘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禘是一事萬氏
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禘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
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禘於皇姑所以不遷不
耐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
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禘卽此經之
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禘而別無廟見又
非卽祭禘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
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
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
言青巫降賈扁公羊義疏二十三

詳焉褚氏真亮儀禮管見云其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
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
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
亡者當廟見在姑未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
亡者當廟見在姑未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
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惟耐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
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一
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柴燮禮也不可混而爲一
孔穎達謂奠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
見專爲舅姑之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廟
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
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廟若受之舅
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廟以上也李
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謂婦人不見祖廟以上也李
諸爾廟是也其非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
故鄭彼注以廟與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
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勤聖
大夫倉士鞋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勤聖所謂天子諸侯各
有制也魯僖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
言桓宮以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
其宗廟以焚仇之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
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頸其椽而築之韋注椽至

也馨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
馨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祖馨之加以密
砥又云諸侯斲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斲之注不斲士首
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斲天子斲其
材而斲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校士首本鄭注斲斲之也密石
砥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
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斲何氏
所引晉語文止言榱之制與榱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
丹榱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斲下作天子之榱榱而斲之
段注榱當依類篇所引作斲斲穀梁傳尚書大傳晉語公羊注
皆作斲可證榱者謂斲其通體成榱故曰達榱首本者斲其
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榱不斲芽茨不斲無斲
削之事磨斲之功大夫達校士首本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
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
三月刻桓宮榱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
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禮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
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卽成六
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元九月立煬宮亦非
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
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

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

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

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

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曰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

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

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

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

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

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忠故為思錄之嫌與

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為大國例是也通

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

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

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

日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變焉曹其是矣莊有

不子之惡其嗣倍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

奢而任小人蟬螭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

百人其後負芻又嚴苦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

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

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

葬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

卒是曹爲小國人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
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
日矣逆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
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
哉終生遠而日存午露近
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

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
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
會鄭地未知何
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

失污貳之行疏

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汙校勘

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
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汙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
言我事齊有戚心後齊人降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
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
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
貳之譌貳與通書洪範二衍或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

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
貨禮月令無或差貨貸卽貳也呂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
也爾雅釋言奕貳也孫炎注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
卑汗變雜也作資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資從人求物也資之
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
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爲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
讀爲貳玉篇肉篇貳垢貳也垢貳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
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
證貳當作貳然與下魯子曰不賈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
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

我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

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

此說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

相疑也言非齊惡我貳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楬疏說文木部楬榱也榱方曰
榱榱也秦名屋榱也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榱爾雅釋宮榱謂之榱注
林云周人名榱曰榱齊魯名榱曰榱爾雅釋宮榱謂之榱注

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椽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大而布列也或謂之椽在椽旁下列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椽虞注椽椽也方者謂之椽方言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椽詩商頌松椽有椽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椽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椽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

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圓後

椽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福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

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个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

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髮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魯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

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疏 穀梁傳親迎

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

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爲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

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

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日某國寡小君使

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戴

辱之產宗論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

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

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

其手授夫于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

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穀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

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珍之

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珍之

紆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常儀於此

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注

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

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前二十四年

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

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注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

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

故耳傳從經爲諱辭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

來逆叔姬傳何讓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
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
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
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
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
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
已上不得娶故存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
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海
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媿如逆女
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與律禁男之于姑之內相爲
不月容即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男之于姑之內相爲
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
禮與日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
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
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句疑外親不過總
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已上無外屬也
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贅
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
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
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歸禮昏禮
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莫嘉
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

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
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
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會
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者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
也若未廟見則會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
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
筭與衆股修以見饋婦祭廟醴祭禮成婦禮也章氏協
參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
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
氏瑤田通菽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
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
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庶婦遂
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醴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
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
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
正之

秋公至自齊疏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
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疏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麻八月無

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据夫至言入○

姜氏至自齊是也難也其言日何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据夫

○即桓三年書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僕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

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

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

雞鳴縱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

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

君臣之義賁之疏

注僕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僕即

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指也又云賁之不可僕也楊注

並云僕疾也通義云僕也屢即妻之俗體釋言云妻也說

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妻之俗體釋言云妻也說

文妻務也務趣也屢丞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妻也

釋文妻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

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

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常云夫人不順不可使

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僕字非也僕當讀

為僕說文手部淺曳聚也古或以妻為之詩山有樞篇弗曳

弗曳毛傳妻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妻牽也是僕有牽曳之

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僕者言不可牽曳

也僕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僕猶絲相牽曳謂之縷

也說文是部連連也言部護護也僕猶絲相牽曳謂之縷

語相連謂之護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云益以孟

樓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益以孟

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願割脅之盟崇罷孟任故即位二十

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衡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

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割

臂事故注以爲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

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爲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爲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
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
鄭曠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良姜背棄孟
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
○各本雞作鷄依毛木自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
初鳴咸盥漱構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
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閉問之內祗席之上朋友之道
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正義引列女
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
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笞之曰
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怒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纒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敬
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敬然後有
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纒笄而朝謂
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纒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
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笄納衣則首服纒笄
當納衣矣李氏蘭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纒笄以
纒笄髮以笄固髻纒笄畢向須加總若祭祀等事又須加
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盛
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
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褥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
纒笄而朝謂纒笄後卽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纒笄而朝者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一

言秉粟云乎殷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
禮婦執笄束粟又云受笄殷脩曲禮婦人之饋不爲大夫者
粟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
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
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
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
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
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
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
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
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內宗也鄭
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
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
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
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
同姓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
並不言大夫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
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
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
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
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

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覲覲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覲見也說文

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人部價見也段注云

價訓見卽今之覲字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

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告作覲覲行而價

廢矣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價今文作覲

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賈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

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昭用者何用者不宜用

也注不宜用幣爲賈也疏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

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

也而行婦道惡之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覲下不使齋見

也公羊所不取知非禮也疏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

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注

言大夫宗婦用幣覲也

股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脥脩爲

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

脩取其斷斷自脩正教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
凡贊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
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
就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
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
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醕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覲
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
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
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
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
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

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駢音同十

行本殿誤殿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

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

虎通瑞贊云婦人之贊以棗栗餼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

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養一也故后

夫人以棗栗股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初早起栗戰慄自

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

股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

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孳椹榛脯脩棗栗注婦

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婦用擊以見

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贊也○注股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

云股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設曰股脩

周禮內饔凡掌共羞脩股脯也○注股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

疏注股脩持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

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膳人鄭注云蒲析曰脯捶之而

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脯大同故以脩爲脯矣釋文云殿

脯加薑桂曰脩其質脯與殿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

梁傳云束脩之內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

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鈹者曰

脯鈹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膳人凡四獸之脯腊

懸胖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

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贄見姑以服脩為贄此上行姑字下

行女字當据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西階進

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筓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

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

又云降階受筓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

人是見姑以殿脩事也見夫至尊故兼用之故繼公儀禮

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服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

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圖篇而

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

言之者或棗栗也。○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早起栗

○注棗栗至謹敬也。○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早起栗

按何氏以早詰棗謹敬詰栗也。○魯語章注棗取其早起栗

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栗

鄂本自誤曰下同。○注殿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

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

儒亦以為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

○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費

篇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惻愍也。○注凡贊至用雉也

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玉者蓋所見異也

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賜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

皇青經解寶圖

公羊義疏二十三

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擊自公卿以下執禽

雁矣雁蓋駝也駝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
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
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
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頃執雁入奠
執桴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鷺替之者亦曰奠
雁爾雅舒雁鷺鷥亦雁之屬也按鷺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
正謂用鷺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鷺代之也○注羔取
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
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
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士相見禮上
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
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頰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虺類死義
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
卿以爲贊○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爲
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
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剝有取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
爲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
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剝有瑕必示之
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折而不撓闕而不
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
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剝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
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情潔

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罅過而不濡視之如席
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
備者故公侯以爲贊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
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鬯詩大雅江漢云
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
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粳
粳芬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鬯於天下
鬯於地無所不鬯故天子以鬯爲贊繁露云鬯有似於聖人
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爲德音發於事者
盡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鬯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
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鬯天子其酒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
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注故觀至任矣○繁露云觀
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
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
云春秋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
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
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
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
專指大夫爲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
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
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

弟之子也。以高祖與肅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肅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爲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傷。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楊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敗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春。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昭

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
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
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
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王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
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
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
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稱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
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
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
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尊宗○白虎
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
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
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
聖庶奪適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
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
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
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
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即
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
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

尊之義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不得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不得奪宗之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奪宗即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爲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出施於尊者

似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夫人

○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人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栒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栒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診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疏

差繆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

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

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

疏

注以小至

疏云卽襄二十三年和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知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願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鄆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葬同義杜以爲羈

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
衛相似遂以爲曹世子未爲曹信公信公實名夷不名赤
鄭忽曹鞏雖同號實賁賁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
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
曹伯鞏出奔陳不稱伯則曹鞏
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鞏
無氏疏注據鞏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賢也疏通義
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鞏奔陳伯里子道乞博說轉此鞏
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倍負鞏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倍
負鞏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倍負鞏倍何賢乎曹鞏注據
公末年尙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
難奔陳似非君子不辟戎將侵曹曹鞏諫曰戎寇以無義注
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經傳釋詞云以備而也倍二十
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充于商邑金縢
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
匹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

不及以泄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注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

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

稱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

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

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

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

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

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

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

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

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

法入來攻已故少則守殺梁億二十三年傳云倍則攻敵則

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故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

君請勿自敵以守爲主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

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

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

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

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

曰積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為人臣者不顯

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

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

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

君之危也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也

身也者仁人所不為也曰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

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臣以道

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

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強與君要也孟子萬

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

○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

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

猶子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

傳曰孔子去魯婚俎無肉曾子去妻蒸黍不熟微子去比干

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

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水閘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愬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關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關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卽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

順按順諫即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
 取也謂此或眾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
 往亦即孫順之義。注三日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
 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
 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
 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借於公室久矣吾
 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請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
 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實陳諸侯僭天子
 故為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
 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
 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
 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
 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知曰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
 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吉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
 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莊王曰吾今收此而歸將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日諾雖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
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
諫云陷諫者義也。慚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
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
也。國語魯語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
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倍三
十三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
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爾幸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
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巖。吾
將尸爾也。子指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
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
子也。直言國之害故曰未有不亡者是爲慙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爲句郭音貌

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
不採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爲句與公羊授
讀異此蓋就經
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

以郭公在赤下

疏

舊疏云謂此郭公實

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
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

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

故使若曹伯死盜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

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

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爲墟

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

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

去是以爲墟也說文邑郭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

不能退是以爲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

達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

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

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虛之郭公

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

逢解解詰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

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例在下者口授

爲赤歸于曹著辟例也例其本稱而復著其臣下之稱於下起

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

諫匡國之罪不相揜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姑闕焉○

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公赤奔曹者假作微人

之文卽從微者例甯得錄其奔正得言道赤歸于曹按穀梁

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
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

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

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

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

○注稱字至禮之○孝闕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

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枝年當行

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

授之以玉杖饋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

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

年鳩杖粉菜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

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

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

書野臣承賈曰公羊義疏二十四

侯是廣教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
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
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
之臣矣按陳爲侯爵
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豈書葬朔不書葬嫌與

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

國同疏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開月之十三日也按

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

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行復歸于衛

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則出見矣白虎通誅

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

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

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
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
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
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
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

天子命見
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六月爲

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爲
辛未朔也元史歷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威符曰立推
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
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鄭鼓之曰用牲
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
義也議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
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
附會地官收人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龍謂雜色不純毀
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卽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
說韓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

注据日食在天

食在天何由於求乎陰之道也

注求責求也

地而鼓用牲乎

疏注求責求也

記中庸所求乎子求諸已集解求責也按禮以朱絲營社或曰

甚青至浮黃馬公羊義疏二十四

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

異也或曰宵之與實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

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曾其本也朱絲營之

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

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

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

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

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

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鬮于也疏釋文營社本亦

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祭祭之言營也雩

祭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疏引此傳文是祭有雩義故讀爲祭○注

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傳又曰作或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問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木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性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攝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

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賁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弑嚴社而不為不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奪
上辭劇噴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為不愛其母
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
宜木營者榮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
禘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祭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
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絜絜大明灑滅無光奈何以卑
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禘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
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
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
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于寶周禮注社太陰
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諸
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
祭設綿絕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
也一日祭禱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祭之事皆有祭禮故鄭注
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祭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
其非者正以口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上之神理宜抑之而
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闕冥犯社也○
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貢之各本脫者
字宜据補禮記祭法云理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
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
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所禱者以有寒暑水

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教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嗣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為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後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耳疏注據一至牲耳。如

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以為難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

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據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

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
門故因爲水禮焉然非禮典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
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
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注大水至所爲○繁露精華云
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政社大地之所爲陰
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
陰者尊厥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
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
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
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
鼓而禱之朱絲營而劫之○注雲實至於君○元命包云地
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
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
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劬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
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必
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
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
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

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

者比於朝輕也疏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

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

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

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質親親之義一朝聘

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

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

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

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

成禮乎直耶昔燕說也○注昔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

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師至錄文○成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

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

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梁之盟

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

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

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

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秋也僖十年

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

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
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遷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

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

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
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
爲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補以
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浩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
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爲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
數爲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
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

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
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

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

疏注据莒至恢名
見昭十四年

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
秋上下曹伯桓敘於莒上故也

眾也曷爲眾殺之**注**据殺三

御名

疏注据殺三御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御錡御
州御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六

殺三卻猶名此以眾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
得以名氏見今又眾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

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

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眾

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

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

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

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

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

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

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

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

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楚夷之因其朝聘
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
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
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
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鄒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

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杜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注：據胡子髡滅。疏：注：據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滅沈。子權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據彼爲難。葉本爲釋文，髡作髡。下从兀，盧本同。从儿，非文。元年，髡字準。此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爲戰。疏：注：如上。爲戰。舊疏云：卽上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謂不死於曹君是也。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見侵，出奔。

以辟難爲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
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
云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詰箋云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
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
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
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
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
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
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
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
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

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縣

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
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伐楚伐鄭是
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
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

異與上日食略同

疏包氏慎言云經

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厥爲十月之二日劉歆同注
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
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猶在心心爲明堂文武
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
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
月二日楚鄭分子
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
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

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

其致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

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

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
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鄧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
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
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

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
 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
 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
 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
 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
 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
 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者親服通典引馬注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
 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者親服也又云諸侯
 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
 服然則諸侯在室無服也嫁於國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
 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女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
 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為之期也若嫁於大
 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
 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
 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嫁於大夫者亦服
 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
 ○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疏

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

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

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

從主人也

疏

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

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

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

稱字至人也

○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

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

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

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

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於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

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

臣皆不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注不以公事行日私行私行不

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

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

疏

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

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

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

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

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

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

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

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

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

此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

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

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

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

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

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

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

繁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

原仲為辭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

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出如衛孫林父欲為難遠伯玉遂行

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牙季友

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

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
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
因其可避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

而避之爾

檢義門外之治義屏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

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魯

公鍾山札記云不與亦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

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

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為隱

忍及乘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迨隙有

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為純臣晉樂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

句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

為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閻子閻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

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為季友石碯不能討則為子臧季
札而子閻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烝報骨肉相殘亦為內亂
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
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温羨之言曰皇后諸害其子內
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禮記
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女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

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拚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据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

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重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

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

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

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祿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敵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因

不忍見也

注

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

陳而葬原仲也

注

善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

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

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

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善者至而出○

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

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

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而必死趨而救之○主

知皆足以知賢而宋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塲以弑使莊

公早任季子而宋不素任孔父尚將與鄰國豈直免弑哉我

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

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

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

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

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

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塲以殺死魯莊以賊爾使宋塲早

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

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祀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

据有來歸疏

舊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

伯姬于洮者祀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

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按疏以祀伯姬爲二未

知何據○注据有來歸○宣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

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

歲一歸甯疏注直來至來也○卽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

者奔喪之謂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

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

識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

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

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大

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

詩義通詩周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祀伯姬

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

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

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駢
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
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
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
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
木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
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
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
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
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
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
此詩此卽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
然則毛魯詩旨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非禮也歸甯非
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
禮曷爲詩有歸甯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歸甯非
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楚司馬庚聘於秦爲夫
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楚司馬庚聘於秦爲夫
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
也夫人歸甯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甯兄弟身不
自歸此妄說也聞甯父母不聞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白
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卿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

局爲書來以讓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陽氏說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
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卽本此詩
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
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
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
大夫如此耳夫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
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
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
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卿大夫聘
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
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
不自絕於其族類也類例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
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
吳氏綬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
夫家恆懷懔懔有不克大歸曰來歸注夫歸者廢棄來歸也婦
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膏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發取

賈不去不肖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

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

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疏

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

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

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

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

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

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

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

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壞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

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受之注

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界所齎此諸侯出夫入禮也○

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
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
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
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
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注
喪婦至偷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
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
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
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
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
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為喪父闕氏若
曠潛上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
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會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
而女之父母死婿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
禮自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
之命請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會子問所記特因
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
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
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惡疾
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
也淫為其亂族也如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
盛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按后
人無子不

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
后夫入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
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
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
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
素盛使某也故告於侍者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
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
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
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
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
出妻之子為母之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
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為嫁母杖期
之文其服者為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
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
則不為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
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徐選答劉問之問庶
子服出適母云繼母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也明非所生則
許猛答步能問為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為人後
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
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為之服疏
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按
適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為人

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
听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人道所以不
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各私其妻始之
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之
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
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
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
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
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
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
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
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
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
婦夫愛於舅姑譏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醜
凶悍寵滿髮股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自可去之義
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
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
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
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
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
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

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行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

竟逆女非禮也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

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

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

疏管子莒慶盟于洸

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况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指迎誤逆闕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通義云大

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媿媿之禮喪服齊妻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媿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

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

年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

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

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

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
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
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
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稱公故解之也
○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
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統
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
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
曰王者之法正號統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
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
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
帝堯之帝號緇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
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
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
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緇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
曰緇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
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
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
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爲王者後故云杞不足徵蓋王
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達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
於宋得坤乾以言艸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
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
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
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
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於魯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
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
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
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
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
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與之爲
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與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
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
由伯而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木作杞校勘記
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
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與紀要云臨濮城在濮
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也亦謂之小

濮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